



抱朴子外篇卷下

疾謬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蒲聲色、舉口不踰綺襦、紕袴、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野、於是馳逐庸民、慕之者猶宵蟲、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應颯風、嘲戲之談、上及祖考、下逮婦女、往者慮其不深、報者恐其不重、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猶善於

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字而不傷。若夫拙者之爲人也，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好之與毀其於真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難堪之容，拂衣拔棘，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言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居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誠，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已哉？蓋雖有倍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蠅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蝎所以仆連抱之木也。何古賢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

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誠，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已哉？蓋雖有倍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蠅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蝎所以仆連抱之木也。何古賢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

宗德書院  
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舍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音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與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

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詬聲，逐人自安，一不得意，志懟不返，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入於險，有不卽避，更加噓頓，嗚呼悲哉！此於古之卑不可踰，惟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迎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竊聞其言者，猶鷓鴣泉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

由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  
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  
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  
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濟論  
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  
所未久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  
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已者則不  
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不仿倣之而已耳有芥  
無柯其如之何哉

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及兄弟  
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  
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社漸之明制  
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  
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  
扈華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天激無防有  
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  
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  
周旋之好承星舉火不已于行侍從婢使暉暉盈路錯雜  
褻譖可憎可惡游藝佛寺觀視漁政登高臨水出境慶手  
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既結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

成俗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

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跡高深，交成財賄，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穿隙，有似抄却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

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好於隨俗，以迎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於是雜呼入室，促膝交觴，歌淫冶之音曲，挑文君之動心，載號載歌，詭戲醜態，窮鄙極黷，爾乃喧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祭傾紉，禮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沉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妻妾飲會，然後款誠著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

崇德書院  
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隱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謂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知之何也彼之染於邪俗淪昏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

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駁者羞而不質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曰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出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騎矜誇鷲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去立一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

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  
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  
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  
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  
修業或過弼遠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  
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與為黨  
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褶無復廉恥以同  
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  
之尤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  
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衰哉於是朝嗾以叙  
歡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中脚者為奸妍標秀以風格

端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言  
有章者為捫蒼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  
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  
似蜀人瓠壺之喻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  
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  
之情狀萬物之變祀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  
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  
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惚自失喑鳴俛仰蒙蒙  
焉莫莫焉雖心寬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強張大  
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  
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

崇德書院  
抱朴子少微  
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譏惑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蠃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

容至乎三千蓋檢濫之隄防八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由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口允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俗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古禮猶魚之有水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以干木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系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變元履衣服細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

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嘗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眾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遠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兵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

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鄴匄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題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踴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淺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責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救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忘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蒲拔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雖應緩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草時人雖

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令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

刺驕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眾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府欲迹匿伊側立低肩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衣蟬蛻泉壤便自軒邛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妄密集管絃嘈囂後賓瑛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

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數接有情苟直繼到壺檯不曠老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遠顛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履決籃縷帶素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膏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研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動可以悟與世之術言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

崇德書院  
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切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允  
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  
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  
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  
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  
秩耳。

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  
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  
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  
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

阮之才學，猶以踈蹕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禮  
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  
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  
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積，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  
慕之，因爲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  
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  
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  
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  
矣。夫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譚爲素王。則君子不  
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

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  
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  
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  
下何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旣往之夫脩濟濟之美乎  
夫入虎狼之群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  
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通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  
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  
使歲寒而無改也何可便當崩騰競逐彼鬪茸之徒以取  
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正  
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  
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讎而不救之嗟乎稜  
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  
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  
夫爵苟存於吾體以此獨立不達何苦何恨而使伐本瓦  
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  
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奪之而行猶在  
我也不能令人不憎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  
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  
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侷無禮者  
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  
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皆叛禮教而縱肆邪

僻訛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元所云爲使  
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  
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  
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  
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  
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  
晚出彼或以輕清之資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  
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多窮賤  
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皆速達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  
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  
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  
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教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  
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已爲之履不及納  
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  
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  
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  
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  
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  
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孫綱舉頌其官

益大其事、愈優、頃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遠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視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黜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干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在斯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遂見

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燄、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濫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閭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博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

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疊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碩眎，不令跋蹇厠騏驎，冒昧苟得，閭於自童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爲齋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是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俊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

猶起鴻之乘勁風，翺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竄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鈞世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螻蟻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馬抱朴子答曰：夫論

管穴者不可問以九孩之無外習拘閱者不可督以技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三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嗶嗶所說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實是以古

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譬如東甌之木長淵之林梓椽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此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敗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靈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

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  
作補七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  
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  
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刻錦  
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蕞衣輕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  
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  
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  
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  
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  
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入理誠為曲備然冠  
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是以  
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  
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  
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檠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  
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勲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  
誤不得其意而欲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  
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  
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  
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

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剛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滌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

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乎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蕪無地妨費日月廢棄他業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剛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店也然守常之徒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二王不相公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可矣

何必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  
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衾不  
宜改祿袒矣

尚侍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  
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禪嵩嶽也  
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  
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  
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  
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問隔之拙詩三旅之鞠誓  
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允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

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  
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  
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  
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騁駉之迹於千里  
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  
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  
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  
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  
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  
切之至言爲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偽顛倒玉石

此段  
議論  
本野  
正

混殺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者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未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幾矣。文之體畧、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

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月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書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變。稊專知音之難、既焉千駟。而騁讓有遜、群之價、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示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而晝夜所以為稱。人虎炳君子

此段  
議論  
本野  
正

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  
生鷹率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  
犬羊之鞮未得比焉止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  
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  
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  
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  
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  
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今契  
作者內闕不測之深源外稽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  
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疑闕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駿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

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  
千里而蜷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  
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  
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  
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同時雖  
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  
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  
之所鑄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雖有超  
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  
不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且虫薄  
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

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日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  
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  
昔之破琴剝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閹  
官之徒操弄神器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孽從  
昧同惡成群汲引嘉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懲錮  
銖之薄施振清庶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  
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枝才而不能發毫  
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  
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滅文竊位之譏

追解孤忘私之義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  
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  
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冷偷容掩德蔽賢忍有  
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謙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  
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萍流者謂之弘  
偉大量苛碎峭峻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善惠  
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  
標頴清研粹突萍鸞驕矜輕佻者謂之巍我瑰傑嗜酒好  
色闖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  
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

詭聖順非而博譽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頌凌尚侮慢者  
謂之蕭豁雅韻、變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  
倚權豪、挾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下名  
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  
輸資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  
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  
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雙走馬、弄稍一夫  
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  
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譎笑、以取悅、不曲言、以  
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  
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幾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  
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  
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  
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笑、勇者不為致其果毅、忠蹇  
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偽塗闢而不可杜、凌上  
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  
望七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  
微烟於蕭牆而飈焚、偏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  
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壞於一葦、勁銳望塵而水泮、  
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鏑於宸闈、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  
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之藪、象魏化為虎

豹之溪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  
罪竹帛良史無褒言卷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失矢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  
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絃  
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  
傾車之軌覩叔首之爭每而忘  
同身之禍笑蟣虱之晏安  
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  
沈而不知殊壑而溺均也  
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  
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  
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淳穢  
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  
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  
強者為右匪富匪勢窮年  
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  
淪有財有力者躡雲物以  
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  
不得

不競不進肯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鴳  
因鷲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駕鳳卷六翮於叢棘  
鷓首滯潢汙而不擢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  
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  
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濘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  
禍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  
則羣鳥爰止叱咤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  
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枕僮  
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  
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誓實有安昌  
董鄧之汙雖造宿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  
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授士也葭華  
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  
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  
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  
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  
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  
蓋之下屢為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飾不別菽麥  
之同異而忝叨顛問之近任夫魚貨龍文似是而非遭水  
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  
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鷲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

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  
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蜀狗  
而責盧鵠之効構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  
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陽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  
於曠弩止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侔也目  
力疲於綺縠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  
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  
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晉之原  
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  
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  
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火寢燿黃精載起續樞紐

於太微迴紫蓋於鵠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  
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  
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  
已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  
麟震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  
吉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磔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  
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  
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  
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渚得意遺世  
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  
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欲死乎甕隴安肯銜沽  
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共曾  
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難朱  
皂白混焉時之管青騏蹇糅焉積藥積於金匱瑾瑜委乎  
溝洫匠石縮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  
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  
猶在耳而孫氏輿輓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戒  
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  
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守堵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sub>有</sub>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堵土  
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

曰夫知禮在於厚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平  
不足故十千羨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  
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  
參陶白之理治仕必曩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  
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興與茂嘉蔬之翼翼收  
麩和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侯服而玉  
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立  
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厨怡爾執待兔之志淡然無去就之謀吾恐首陽之事  
必見於今沂山之困可立而湏人為子寒心子何晏然而  
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

常事也三瓶鮑者忘蘭而六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害之又  
也鄙人感焉不識所謂夫衣冠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  
飢寒之具也胡不跡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  
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賸者不可督之  
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列丹漆并畫不可語以滄海  
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  
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烟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槲杓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濟閩風陟嵩  
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丁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道  
還於湏濟是以汪清聽於九詔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  
烹大宰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戾亦嘗以

高翔鶴鶴傲蓬林以鼓翼濤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  
朝菌不識蟬蜉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盪  
以暴鱗靈虬勿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  
食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  
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  
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  
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  
何問於居約且又處靖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  
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  
所屯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  
雖存可亡焉此不基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

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  
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  
賞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  
以惰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  
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  
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歷  
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  
上上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爲務哉昔被衣  
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貧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  
叔敖取璫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

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言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圓涓日子以臭鷄之耳呼鷲鳳辯蠶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處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氓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遠衆遂令斯生沈抑銜尊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

藜屢坐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以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以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匿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貴夫貧在一極富在五福詩美於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覆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靡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按囹圄之囚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姬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于六經忽絕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耻詭遇以干祿羞街沽以要榮莫匹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萃列子之菜色選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麒麟以代

徒行之勞，過指在。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絡於樛木之上，不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過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龔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蕪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玉，霸之術碩生，奔四科而四月三日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世與白者排金門而陟工堂，誦方策者結世讐而委泥滓。費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駮奔林垌。以無援多者借驚駭，以凌雲交結狹者侶波瀾。以沈冰夫九泥已不能過，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爲泥。反流遁之夫正，今先生入無僧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藜鳳。

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沉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胡南，收金碧於九疑。迨崔烈之遐武，摩好爵於清持。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頌靈外，萬物而自得。滄海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所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西，且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賈可以崇志，具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窳者不顧死，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

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以移，簞韶未九成，靈鳥不行儀也。是以侯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誠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西伯相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業以沉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少臣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志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岫，洪濤靠魏，輕艘憑漂，力與心遠，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室心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麋，匹夫狂死於懷璧，豐狐召火以羨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醪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醇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明而照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逸乎。夫唯聖人與天合

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其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者修身大雅之絕蹤也蜩飛螭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啜噍赴阮寒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衾舟揖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粒過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聖外距浸潤於振生者明之功也垂側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觀鰥鯨而改性避行葦而不蹈者仁

之事也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為蓋玄測幽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入體不忍之仁無滅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思筭不分以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碣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為純臣以我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持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明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

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會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持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而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君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入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  
仁在於行行可力為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  
訓故也

傳喻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車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  
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  
之高○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  
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  
之功成○瓊艘瑤楫無涉川之可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  
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  
翼亮之才○閱風玄圃不惜高松丘壑懸然結綠不修觀

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  
之響振○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  
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古心遺乎毀譽○衝颯傾  
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  
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  
給○狗名者不以投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  
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小鮮不解靈  
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  
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浮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  
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丰管無殊並任則騏  
騏與駑駘不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

發晚而到早，是以鶴鷄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雖徐起，顧而疾乎蒼昊。○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紫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蒞蕙所以增芬。○以夷吾控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勲。○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姪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裔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精鈍殊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瓊樓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

而夷戮於言直。○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

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告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餘鯨鵠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  
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饋於峻塗焉青  
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  
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犯逆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  
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蚩蚩之負斃雖寄命不得爲仁  
義○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  
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  
穿舟以止漏矣○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  
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枕之盛沸湯

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齋索加倍載於扁舟○豹狐之  
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謀不爲庸  
愚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  
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  
續枝割背以裨腹刻日以廣明剡耳以開聰也○法無一  
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  
馬以適早車削附蹠以就褊履斷長劔以赴短鞞割尺璧  
以納促匣也○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箕  
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  
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

淒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藹纒締統此之自出  
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體粗  
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  
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  
絕倫○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含水  
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必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  
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  
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  
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  
也○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  
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尚老棲峻以播馳世之操下隨赴深

以全遺物之聲○浚井不滌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芸則第  
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肄不精則長惑喪功○  
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悽  
逸藻於胃心不竒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南  
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  
雋郎而實須墳誥以廣智○冊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  
翳矣朱膝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  
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遊乎貴遊○繁於翳蒼則羽  
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  
瑕錄用即遠懷近集○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  
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  
指白黑於咫尺○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刃虛已則行  
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  
扣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能言莫不褒亮而亮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  
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蔭藹蒿麥冬  
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  
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身與名難兩  
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  
而多危故鷲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  
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鏐蘭旌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

受伐是以翠虬覩化菑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卅穴  
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困悲被緇之擻○萬塵傾角益虎為  
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豈不  
能過誇者盈路子產無以塞○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  
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是  
異體競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麟止鳳儀所忌在  
少孤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又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謔  
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  
鄭旦毛嫱○迅非徒驕驕驕立斷未獨沉閻干將是以  
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立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  
西鄰之昌○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

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刀鼈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鑷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亂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狂夫見忘於暫出、○影無逆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滂播、藻於冰霜、○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輝斧之蟲、雖跬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鷲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休惕、何必結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聰者責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

寒瘁之中、而袖庄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托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躋之器、是使賢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以狐議治喪也、○鷲駁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呌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華衮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篲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性命之勲著、○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

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官達者才未  
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且嚼、笑舌  
不能別味、虛耳不能理音、驕鼻不能識氣、釜日不能據望  
厨之景、牀足不能尋常、芝逝。○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  
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  
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垂  
綏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不測之源、選  
世之勲、必田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蟪  
蛄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即之琦。○衝颯焚輪  
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  
繁榮也、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負乘

竊之而乃禍、非以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近才受之以覆、鍊  
○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  
出幽谷、逃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窠於林薄、攝生  
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顧巾笥之寶、澤雉  
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  
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鵠識  
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  
文、蛇螭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禁令不明而嚴刑  
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  
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銳鋒產乎鈍  
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

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重衛霍也。○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木朽則未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罍舉宜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商風宵肅，則緜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葉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水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絕乎潢汗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斤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教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人不譴。是以宋野有退舍之勞，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黃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荆卿朱亥，不示勇敢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擯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軋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

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斤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教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人不譴。是以宋野有退舍之勞，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黃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荆卿朱亥，不示勇敢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擯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軋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

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斌矣任似不以蠶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登視於三辰者，不違紆鑿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斷之材，岑髻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紉之裘，塵埃也。○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平公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至大有所不能變，祗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隆不能涓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泣血之寶，仰磁磻以摘景。

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惡，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萬殊於濯龍之廐，是以撥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方圓殊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為折衝。○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壺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相印以濟窮，華公

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用得其長則財無或棄、備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悶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斥陳平。○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鵠、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知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雨紉而項頰、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狡狴與羅貉等

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後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此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洿則遺愠悶之心、振輝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否忝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

吏黜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他蜥之中、奏鳳翅  
乎片鷲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四靈翳逸、而爲隆平  
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  
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汙  
和、脩生者不以物累也、○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  
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  
者不事烏獲、運薪輦臨、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  
屈獨行之俊、○剛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  
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  
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郢人羨下里之淫、鼂  
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  
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瓊珉  
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  
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  
主者良平也、而吐六竒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  
於佐命、○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濔  
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  
而與進、

廣譬第三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  
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也、俗民  
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

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下  
四十四

而蹈寬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  
深矣何必江淮而河海乎四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  
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  
輪而華轂矣○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  
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澄精神於玄二者  
則形器可忘逸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徒  
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岵而得意焉○粗理不可  
泐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  
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  
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震雷不能  
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  
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赴  
陔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  
搏其節以同塵於隘俗○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  
著明高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  
道遠數以博愛容衆○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  
不必為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拚不輟備於思危  
○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  
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登玄圃者  
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  
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

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熟、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不覩瓊瑰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無當之玉筮、不如全用之埏埴、十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常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狐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笑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齒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蹏虎也、○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廢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

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過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茨、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趣不枯、沉、叛聖、違、經理、不弘濟、○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物、貴、齊、事、而、飾、為

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緜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  
淳素可以匿物不在文辯○衝颯謚氣則轉蓬山峙修綱  
既舒則萬目齊輝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  
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  
孟而翠虬降於玄霄委仄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  
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  
輕死九合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膏  
壤在芟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  
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  
臺輟而玄默之風行○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

觀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微於未覺  
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二儀不能廢  
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責所以立威  
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  
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浮滄海者必精占於  
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  
之慶故閔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  
世之所行也○毫釐差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  
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彛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  
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  
時之嚴○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

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不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報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刑書鐵券，剝牲軟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說覲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

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

放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摩尼不宵朗，則无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鮪鯨囊絳虬於淵滂，駑蹇駿駉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棄金壁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

之水。○靈鳳所以具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淇樹之竹不能無絃，而遠激發塵之音不能無器，而德六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宵熠不能使萬品，如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吐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緇琳琅，播雲雨，立地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功，銘弘勳，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豈植黍稷，水工索豐收也。○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

世播德音於將來。以舊寒裳以越滄海。企行而躡九玄。○泥  
龍雖深繪炳蔚而不可堪。慶雲之招。撥禽雖瑯琊玄黃而不  
任。凌風之舉。芻狗以班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頽逸近才  
雖豐其寵祿而不比。比今天清而地平。○毒粥既陳則旁有  
爛腸之鼠。明燄宵燭。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  
承之才。小任大則必血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疏之鑒明  
矣。○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  
木。不能拔弱草之芒。○龜虎覬闕不能成蚊蚋冠世之才。不  
能合流俗。○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  
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吉不以窮否而怨  
則必求其令問矣。○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齊

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  
業不可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  
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微也。○玄雲為龍興。  
非翹翹所能招也。颯風為虎爓。非孤狹之能致也。是以大  
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金以  
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陔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  
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  
其龍矚。而虎視也。應侯詭奇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  
也。或商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  
虛也。不屈下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焦螟之卑棲。不肯

爲銜鼠之喉、天玄蟬之嚙、飢不願爲、螻蛄之穢、飽是以禦  
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微颯不能揚大  
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  
歎、伯氏哀期有刺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  
不足以移淡泊之心、○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  
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窟勇於鼓刀、○懸魚  
感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鈞緡致者、必虬瑯也、不  
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涉、處  
貴者匙怨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  
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凡木結根於靈  
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

網罟、蚊集雁鷺首、則鳶鵠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靈蔡然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蠶長繅而醜音見患  
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箕踞之俗、惡  
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見排於讒勝之  
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蕪撮  
壤不能過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  
止朋黨之非、○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  
攢舉不及羲和之未景、石鼓竝伐未若霆之餘聲、是以庸  
夫盈朝不能使彞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  
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

肯諧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訪以封國猶不違  
情以趨時焉、安肯躡衽以取容乎、○震雷轉轅而不能致  
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  
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頰鑿石而不能靡、蕭立之木  
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殲弩危機嚴、銜弦至可忌也、  
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閭政亂邦惡直、如能其難測也、而貪  
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  
以愚大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  
所去也、○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  
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  
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

貞○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大通精  
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  
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與奪不汙其神者、至粹者  
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飄解所校矣、茫  
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  
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  
碎將胡恤焉、○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合金者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  
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准的陳則流鏑赴  
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  
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

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  
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  
尤。○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  
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  
力焉。呂尚非早敵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  
末勇，然危困而後達。○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  
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  
其辭。○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  
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  
不為其責矣。○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故莊  
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魯列播忘富之稱。○天  
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  
賞直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  
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  
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  
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惠，幽厲位彌重，而  
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  
閭。○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  
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  
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理盡

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輝，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神農不乂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先憂為後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頭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夫，河涓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及於徐生之門。○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繁煥不能悅裸裎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跽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成之見恤。猶炎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躡景非瑩磨之力，春華

粲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覩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匙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元常、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賤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蒞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摠、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華晞睇、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淡、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

卷之五

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

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无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訂也

應朝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无餘於胸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翮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感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无為者也

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  
乃言其事乎夫噐非瓊瑤楚和不一質非潛虬風雲不集  
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  
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挫  
枯世業身居添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畫圖狗馬狹細忠  
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  
救无錢孺子之竹馬不勉於脚剥土梓之案无益於腹虛  
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古辭直吾恐適足  
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  
子曰夫制噐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  
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

惡豈 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  
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无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  
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  
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  
天何公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  
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礫流遁之間穢而著書者徒師  
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无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  
有似堅白屬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  
入无間之内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鷄卵有足大  
可為羊犬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  
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

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鷄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鑄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立不與易也。

喻蔽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破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窳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无外，守

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細邈无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无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牛迹之中无吞舟之鱗，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蟻垤之顛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

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瑯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賤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降，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頌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无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无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詰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地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

也。故淮南地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

書以死生至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者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刺眼療溼痺而則足患夷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正郭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入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

固多引之上聖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暮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復見徇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

宗德書院  
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谷、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濔、韜鱗、括囊、而乃自西祖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救名赫、受饒頗多、然

立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爽弊、匪遑啟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為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翹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方、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

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代口稱尊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白樹自媒之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亞聖之巽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所難尼父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焚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立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歛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犖招合

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沐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代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立又曰林宗存為一世所式沒則遺芳水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當付於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

名成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  
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  
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  
朝廷其所善則風騰兩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  
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  
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  
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遷无解於天民之憔悴  
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兼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  
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  
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  
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  
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  
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出司牧伯皆  
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  
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  
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  
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  
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  
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  
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第四十五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  
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  
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  
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  
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  
大兒呼楊修為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  
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  
忽擊顛悽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  
顧焉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歎殺之然後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

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色乃縛角  
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  
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定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  
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  
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  
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  
爲了不中共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與人書之衆所作有十  
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  
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施用焉衡

完德書院  
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  
諫以為曹公  
之則天下游  
夏口依將軍  
人墓下俱讀  
恨不寫也衡  
未有一字石  
不審也射省  
能幽翳蒿萊  
禍齎如此之  
孤嗷人皆不  
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  
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  
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  
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兄黃射與衡偕行過  
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  
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  
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  
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  
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  
吾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

舉為之主任  
之病俞跗越  
也而復走投  
之而不能得  
生曰吾所惑  
寤寐於指南  
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錐班輸歐冶所不能匠  
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歎  
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  
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  
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 第四十六

鮑生敬言好  
今世故其著  
諄諄言亦將  
智者詐愚則  
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无君勝於  
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  
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  
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

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  
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以无名為貴。羣生以得意為歡。故  
剥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鵠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  
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  
以飾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  
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一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何无死也。讓爵辭  
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下逆亂而忠義顯。六親  
不和而孝慈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营。无榮  
无辱。山无溪。徑澤无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

聚則不相攻。秋鳳鳶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  
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  
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  
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舍舖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  
以為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  
降損益之理。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  
紫檨。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  
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滛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  
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

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啟恐不厚，若无  
凌暴，此皆可業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道方伯，剖  
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魚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  
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  
君，故得縱意也。若臣旣立衆惡，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  
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  
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關滔天之源，激  
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抱朴子難曰：蓋聞  
冲昧旣闢，降濁升清，穹隆仰壽，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  
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  
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  
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  
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窟，毛血是茹，  
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  
廣廈，稊梁嘉音，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匡世，  
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  
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之作，受命自天，或結君以畋漁，或  
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利物致用，去  
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  
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  
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旣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

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涓景老攜耀於天  
路皇風振於九域為器戰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  
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  
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  
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  
訟果窳之地土無治枉之害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  
公戰水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  
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鱗銜甲負或黃魚波湧  
或丹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  
也大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

之盛若令一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為美也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  
不當畫矣且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閭哉雅論所尚唯貴自  
然請問大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未飾也  
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  
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  
之用吞啖之毋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  
改而垂之民到于今頽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  
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  
行則徒步負戴棄非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  
之病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日不可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  
寒。着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  
必金玉所競。豈必榮華。橡茅可心。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  
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  
日。賊殺并無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  
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野。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  
脯。察聽輿謠。以屬省。鑿及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  
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  
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彘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  
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  
狡之變。真。世之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

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新無疆。所憑而冀家。為  
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  
筴而御奔馬。棄施槽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抱生又難曰。  
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  
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  
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  
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  
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  
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天穀帛積。則民  
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之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

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胃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  
上台昂輦願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  
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譽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  
不知祿厚則民墮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  
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  
乎休牛挑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為泰况  
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技葵雜囊為  
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  
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  
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款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

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  
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  
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軸之空食不克口衣不周  
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  
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  
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  
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  
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令徒衆威  
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

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楸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吾、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替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誦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抱朴子

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飾無益之用、馭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沉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鑽、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噐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青、又減撤之、無已之惑、不在

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  
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  
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祇承大  
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  
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  
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  
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  
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  
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

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  
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  
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  
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  
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  
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  
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  
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  
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  
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  
非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蠱不餒使人智巧役

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徃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儆寐待旦日具盱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在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謫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及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

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競則彛倫叙怠荒則姦宄作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噍皆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貶遠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大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刃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

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夫周室非乏玉而項王母  
 之環以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  
 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蝸  
 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  
 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  
 君恐姦蠱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  
 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  
 則邪正存一焉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  
 不能榮枯也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  
 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  
 之變而款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備身智禽銜蘆以杆網羅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歎棄  
 甲冑以進利刀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  
 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  
 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款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  
 不來者也抱朴子答曰夫可款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  
 愚民競焉越人大戰由乎分蚩蚩之不鈞吳楚及兵起乎  
 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八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  
 羔近則子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皂受戮者吞聲而歌  
 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  
 而四嶽不蔽明揚及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

或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禳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君、君非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

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官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韶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磨何之約，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愴而深沈，望罽羅而高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勢，凌濟獨往，不牽常態，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藪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彼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觀越種之閭機則識

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  
印於方盈、田豫釋絃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外、退無濡尾之  
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  
竇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  
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  
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踞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  
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  
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辱、辱已及之不避其  
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  
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

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  
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詆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  
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雛徊飀、坑穿充竅、則麟虞歛跡、情  
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  
使忠、況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  
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無足者禍之所鍾、生生之後、殺我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  
退、斯之謂乎、夫筊奔而不止者、數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  
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  
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噐、豈欺我哉、故養由之  
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

易又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  
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  
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  
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  
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  
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  
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  
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  
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  
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  
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

構高崇峻之無限而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  
之不節而結疾傷心矣况乎高擬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威  
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  
墜碎而為齏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  
而行打撲干紀不慮離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  
如嚮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名敗居此地者不亦勞  
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人  
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燕舒於華第艷容粲爛於左  
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  
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  
集醪醑不散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

之芬馥文鱗澆滑采羽頡頏飛激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  
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  
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獻戈甲瑾錯得意託於後  
乘嘉旨盈乎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  
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干時以然意度古人謂伊呂  
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  
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如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  
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  
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第四十八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

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  
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潜知命者何恨於  
卑瘁故沉閤停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  
焉兆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  
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間於  
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  
之所遠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  
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  
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  
光非燧人不燃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棲  
鴻待衝騰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不推

賢則夷吾不式，厚攘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言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歎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賴於數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愧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六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

崇德書院  
旁綜河雒書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寄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壁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齟齬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默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立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

流遁古人六十出天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冰之以冷火之熱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止將有一失之疏既憑河者救溺於水以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闖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

崇禎書院  
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  
若布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